

乡村夜晚的光

孙道荣

乡村的夜晚，比城里黑。

城里，只有光照不到的角落，才是黑的。这样的角落已经不多，人们试图用各种灯光，将整个城市点亮。也许他们太多的事情要做，阳光照亮的白天已经不够用了，他们就将夜晚点亮，亮如白昼，以便继续他们的工作。乡下不一样，你难以在漆黑的夜晚侍弄庄稼，锄草的锄头，可能伤了庄稼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就上床睡觉，在黑暗中聊聊农事，也可能是家长里短，聊到瞌睡虫跟夜色一样钻进他们的身体，他们就躺下，入睡。说睡就睡着了。

村庄也跟着入睡了。乡下人没有开灯睡觉的习惯，他们也不从不怕黑暗，就连村庄里为数不多的几盏太阳能路灯，到了晚上十点，也准时关闭。在黑暗中，人睡得踏实，家畜也喜欢在黑暗中睡觉，如果亮着灯，负责打鸣的公鸡，恐怕整夜都睡不好觉，它会一次次以为天亮了，而自己却忘了打鸣，这会让一只公鸡惭愧到失眠。如果你在黑暗中听到了狗叫，不是它听到了什么动静，就是它看到了什么来历不明的光亮，黑夜里的光亮和声音一样，都让一条土狗警觉。

乡村的夜晚，漆黑一团。这是让农人和家畜家禽们都安心的一种黑暗。千百年来，他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黑。

但乡村的夜晚，也是有光的。

每个月，总有那么十来天的夜晚，是有月光的。有时候，是天还没黑，月亮就挂在半空了，它从太阳那儿借来一点光，照亮乡村的夜晚。也有时候，月亮到了后半夜，才悄悄地从云层后面钻出来，将它银白色的光，洒满沉睡中的乡村。这样的月光，还特别喜欢从窗户潜进农屋中，偷听农夫的鼾声，睡不着的月亮，在农夫的鼾声中有了睡意，它蹑手蹑脚，一寸寸地往边上的黑暗慢慢靠近，它也知道，是自己的光，使自己睡不着呢，就像那些在月光下思乡的人一样。

星星是乡村夜晚最亮的光。城里的人，已经看不到星星了，它们的灯光，让星星失了色，失望的星星，全跑到了乡下，只挂在乡下人的头顶，你在乡下的任何一个地方，抬头就能看到它们。越黑的夜晚，天上的星星就越亮。如果是夏天，农人和他们的孩子，并不急于回屋睡觉，他们躺在院子里的竹凉床上，数天上的星星，就像数着地里的庄稼。还没有一个人能数得清地里的麦粒，也没有一个人能数得清天上的星星。有什么关系，收割时，麻袋能数得清今年的收成，就像做梦的孩子，他能数得清星星一样。

说到庄稼，它们也是有光的呢。一个路过的外乡人，他在夜晚看到的庄稼地，是黑魆魆一大片，风清点叶片时簌簌的声音，甚至会令他心生恐惧。但庄稼地的主人，不会害怕自己的庄稼，也不会惧怕躲藏在庄稼地里的黑暗，他能看得见自己庄稼的光。西瓜是有光的，它圆圆的脑袋，像他儿子的小脑门一样，总是闪闪发亮，惹他怜爱；麦芒也是有光的，他在夜晚可能看不清麦粒，但能看见一根根麦芒，藏纳了太阳的光，它向上，如针，刺穿夜色；如果他是趁着夜晚的清凉，给水稻田灌水，水流进稻田，泛着磷光，即使再黑的夜晚，他也必能看得清那些谦逊的稻谷，因为水的滋润，以及他的照顾，而低垂下的稻穗，这是一道道金色的光，微弱，却能照亮黑夜中的乡村大地。农人知道，所有的庄稼，都在白天吸纳了足够的阳光，它们才能在夜晚，也能散发出自己的光呢。

晚上还在村里溜达，不肯回家的狗，它的眼睛是一道光；安静的池塘里，一尾鱼忽然跳出水面，水泛起涟漪，波光粼粼，水里有光；村口的老槐树，在月光下，爆出了一树的白花，它的香气，是黑夜也遮不住的白光；谁家的屋里还亮着灯，也许是农人挑灯苦读的孩子，也许是要去城里卖菜或打工而早起的人，如豆的灯光，从窗户或门缝钻出来，照亮屋前的小路。

是的，漆黑的夜晚，漆黑的乡村，也到处是光呢，这光，微弱，却遍布乡野，让人心怀温暖和希望。

那些细微的声音

胡 静

在黄昏中的小镇上行走，歪斜，肆意。

“吱呀呀——”，身后传来木板门的开阖声。望着油漆斑驳的门板、生锈的猢猯门环，心中一动又怅然，仿若一只雀儿飞来，停在细枝上，弄得枝条轻颤，又唿地飞去，飞远了……

飞到四十年前小巷里的一扇院门前。红漆斑驳的门虚掩着，门上一对铜猢猯瞪着大眼放哨。一个瘦弱的小女孩，怯生生地推门，“吱呀呀”，门似乎在说，“快进来！”

一座老式四合院，院中一方天井，天井四周的长条凳上坐满了人。一个说书人立在中央，腰板笔挺，双目炯炯，旁立一架红漆铜钉的鼓。说书人一手持鼓槌，一手持折

落在伞上的淅沥声，高跟鞋敲击砖石声，小鱼吐泡泡声，窗下风铃声，自行车摁铃声，雨洒阶声，落子声、煎茶声、还有雪，轻敲玻璃窗声，以及深夜从雨声里穿越而来的鸟鸣声。

它们干净，又留恋尘世间的屋檐和饮食男女；它们从生活的边角划过，又带着生活的温热。它们，源自安静。

安静时的我们，内心是打开的。内心豁亮了，聒噪便被清查出来。清除它们，就有更多的空间盛放那安魂的声音。常常，在一个人的静默中，我安静地听着，很怕一瞬间走神，那声音便消失无踪。声音没有了，我的世界便空了。

安静，能使人听见平常听不到的声息，譬如暮色移动的潜息，青草萌芽的幽响，还有山林的微语。一个又一个写作的深夜里，我常常听见许多窸窣的声音。不知哪里的铁管子，滴着清水，像群山里寺院的木鱼，敲打着月色如水、夜深如海的夜晚。风，平地而起，树木簌簌作响，夜色中一灯荧荧欲蕊，鸟啼虫鸣之声断续相闻，仿佛还夹杂着远处谁家未眠人的转侧之声。那声音在我听来，如同天籁。



池塘的精灵 李海波 摄

扇，绘声绘色地说着古旧的故事。故事，总在最精彩处随着“咚”的一记鼓声戛然而止，听众们带着满足又遗憾更带着期盼，散了。等到人都走散了，静坐在角落里的小女孩才缓过神来，起身出门。“吱呀呀”，身后传来一声关门声，似乎在说：“再来啊！”

常会在旧光景里重逢曾经的自己，也会重逢那些久违的声音。

旧光景里有趣亦有情。冬夜，雪花“沙沙”地敲打着紧闭的窗玻璃。一盏荷叶形的玻璃灯罩罩着15瓦的灯炮，暖黄色的灯光柔和地泻在一张大方桌上。我们写完了作业，母亲也批改完学生作业。那张大方桌，铺上好看的布料，母亲开始给我们姐妹仨赶制过年穿的新衣。等我们洗漱完上床，母亲已手持一把大剪刀，顺着布料上刚画的滑石粉线，裁布——“咔嚓，咔嚓”。我闭着眼，静静听着剪刀裁布的声音，深的，浅的，滞顿的，顺畅的，剪刀在布上行走，一步一步，走出了一件小褂、裤子的雏形，也走进了一个孩子盛满期待与欢喜的心。下半夜，“哒哒哒，哒哒哒”，缝纫机的针尖在花布上跑起了马，欢腾腾的，在我的心上跑起了马；穿着花衣裳的小女孩，骑在马上，两只扎花小辫飞了起来。“哒哒”声中，我带着对年的期盼和欢喜，沉沉睡去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那些衣物早已不知所踪，但那剪刀声、缝纫机声，却异常清晰地刻在脑海里。

喜欢这样的声音，真的喜欢。

除了这些，还喜欢钥匙在锁孔里旋转声，“咔嚓”——锁开了，喧嚣、聒噪、委屈、齜齜被关在了门外，门内温暖、舒适、宁和、轻松；喜欢脚踩雪“咯吱咯吱”声，那是为生计而奔波的人，从冰冷の世界回到温暖的家的唱和；喜欢热水瓶注水声，“咕嘟嘟”——每天清晨，就在热腾腾的白汽中，开启了热腾腾的烟火人生；还喜欢细雨

世间种种，常让我的心无法平和喜乐，我知道自己需要一次次安顿，因此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去山里。在岳西鹞乐坪休养，大山里有数不清的小路，我已记不清哪些是我走过的。在那些弯弯绕绕的山路上，很多时候，我站在那里，耳朵里充满簌簌下落的声音，不是风声，不是落叶声，很多声音，并不需要追根溯源。谁知道那是在天地之间的什么孔隙里发出来的呢？你听到了，心里欢喜，这就够了。

与每一座山相遇，其实都是在别处回看过往经历的人和事，将他们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去反思。在山中，一个人可以浩瀚如星空，也可以渺小若芥子，变化不过瞬息一念。耳中充斥着天籁、地籁，萦绕于心的烦恼便如山上的云雾，很快被太阳消融了。

一段话，在心里袅袅升起：一个在寂静中枯坐、感受生命流淌并经历内心风暴的人，他惊心动魄，而世界一无所知；他翻山越岭，而天地寂静无声。

立春以来，天总是下雨。湿漉漉的阴冷，从去冬一直持续到今春，我被顽固性失眠症困扰着。它黑幽灵般死死纠缠着我，怎么也甩脱不开。那夜，在床上辗转反侧。忽听远处传来隐隐的滚雷声，像是天公持着双锤，在天边奋力擂着一面大鼓。鼓声中，一个个活泼泼的春娃娃穿着绿叶服、打着滚儿上台了。春天的一场大戏，开场啦！草儿花儿虫儿和鸟儿，摇着笑着唱着飞舞着，欢腾腾的。听着听着，内心渐明亮生动起来，“黑幽灵”如黑山老妖败给了孙悟空，化作一团黑烟，逃走了。是夜，一觉到天明。

盼到一个清晴的周末。系一条红纱巾，在野外青草地上，静静闭目晒太阳。“啪嗒”，极细微的声音，额上一丝冰凉，带着淡淡的香芬。没有拈它，眼也没睁，心底，却腾地开出一朵花儿来，粲粲然。

人，总会有那么一刻，对这个世界，可以不存芥蒂的。

